

94 卷本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小考*

谢 辉

提 要：94 卷本崇祯《松江府志》，为明崇祯年间松江地区所纂两部府志之一，目前仅知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。通过与学界较为熟知的 58 卷本崇祯《松江府志》的比较，可知 94 卷本早出，为陈继儒所纂修；58 卷本后出，为俞廷谔所删改。此前通行的 58 卷本早出的说法并不准确。尽管 94 卷本存在着内容泛滥、编次失当、文字讹误等问题，但其内容比 58 卷本丰富很多，且反映了陈继儒初纂府志的面貌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关键词：崇祯松江府志 94 卷 陈继儒

明崇祯年间，松江府知府方岳贡曾先后主持编纂过两部《松江府志》，一种 58 卷，另一种 94 卷。58 卷本流传不广，目前所知，仅上海图书馆与日本内阁文库有藏，已影印收入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与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。94 卷本更为罕见，仅知上海图书馆藏有一残本。关于此二部志书的纂修时间、具体纂修人及彼此关系，学界研究不多。较具代表性者，如陈光贻云：

崇祯初，陈继儒纂《松江府志》二部，一部五十八卷，刊成于崇祯三年；一部九十四卷，刊成于崇祯四年。先是方岳贡任松江知府，任用陈继儒修志，名为总纂。此志继承顾清府志，增辑百廿年之事，成五十八卷，刊成于崇祯三年。但陈继儒以为记载不足，又自纂府志九十四卷，方岳贡又为之刊行，成于崇祯四年……关于这二志的情况，参查后修诸志，均未见有详细记录。不过在陈继儒《眉公十种藏书》中之《白石樵真稿》卷二，有《松江志小序》一篇，计五十一条，与崇祯四年刊本《松江府志》之小序尽同，据此可知府志九十四卷本确为陈继儒手纂。又《白石樵真稿》卷五，有《修志始末记》一文，首言“方公禹修（岳贡字）始修”，以下叙述崇祯庚午后修志之始末。庚午为崇祯三年，三年刊成之志用陈继儒之名，但非出于陈继儒之手，故曰方公禹修始修。阅年，陈继儒又成府志九十四卷……明代修志，往往以有名位之士为总纂，其实真出于名人之手者不多。顾应祥、陈继儒皆名高望重，为了使自己的名与书相符，觉得前志不足，因而再撰一部。主修者也不得不重刊其自撰之志，这大概就是数年之内有两部书的缘故。^①

按陈氏所说，则 58 卷本在先，成于崇祯三年（1630）；94 卷本在后，成于崇祯四年。对于此说，学界多无异议。如《上海方志提要》著录 58 卷本谓“明崇祯三年初刻本”，著录 94 卷本谓“此为崇祯三年《松江府志》的重订本……崇祯四年志书重成后，增加地图九幅，文

*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科研项目“明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类著作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YY19ZZB016）成果。

① 陈光贻：《中国方志学史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160—161 页。

字三十六卷，总卷数达到九十四卷，遂成增刻本”^①，但细查陈氏之说，可发现其中存在两点问题：

其一，陈氏谓《白石樵真稿》中有《松江志小序》51条，与94卷本各卷前小序尽同。但94卷本传世仅有残本，小序不全，陈氏何得而知二者尽同？且此小序也见于58卷本，51条小序完整无缺。以“四库禁毁书丛刊”影印明崇祯刻本《白石樵真稿》与两本所收小序核之，可见94卷本中保存下来的小序，并非与58卷本及《白石樵真稿》所载尽同。如《白石樵真稿》卷2《风俗》小序，始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云云，至“第去其太甚而已”止^②，58卷本同。^③94卷本则于其后增出“然公移公约，则悉附于篇中，砥俗之旨微哉”一句。^④94卷本卷66《割股》前有“割股儿，孝可涕”云云一段^⑤，当为小序，而《白石樵真稿》与58卷本均无。总之，《松江志小序》并非为94卷本所独有，各本文字亦有出入，并不能据以认定94卷本后出。

其二，陈氏谓《白石樵真稿》中有《修志始末记》，叙述崇祯三年、四年连修二志之事。按《始末记》言“此崇祯庚午辛未，修志之始末也”^⑥，可见其修志活动确在崇祯三至四年。但从文意来看，所修者乃一部志书，并没有崇祯三年先修一书，四年又修一书的记载。且此文亦见于58卷本卷首，如58卷本为崇祯三年修，《始末记》中为何会出现“此崇祯庚午辛未”之说？又58卷本前有方岳贡序，序中谓“后崇祯辛未修者”^⑦，更明言其书成于崇祯四年（1631）。由此可见，据《始末记》认定58卷本早出，成于崇祯三年，亦不可靠。

前人之说既有不足，则58卷本与94卷本的情况，值得重新加以探讨。要解决此问题，《松风余韵》卷11所引《客谐偶抄》，提供了一条重要史料：

松郡志书，昉于宋元。至正德时，顾东江先生重修，始称大备。自是延及本朝，纪事多阙。崇祯改元，郡侯方禹修议其事，聘陈眉公征君同有学识者数人，设局东禅寺。凡百年之内，兴革损益，人物宦绩之类，悉罗次编录。而田舍翁、卖菜佣，偶有一事，亦辄夤缘窜入。孝子顺孙，填街塞巷。其有遗漏者，又有志余，通前几百卷。郡志之广，甲于天下。成事太速，较阅未精，事多重复，字多讹谬。刻板既就，侯忽疑之，又命孝廉俞廷谔订阅，稍为进退，重刻置郡斋，而事始就绪。^⑧

① 姚金祥：《上海方志提要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—4页。

② 参见陈继儒：《白石樵真稿》卷2，“四库禁毁书丛刊”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影印本，集部，第66册，第43页。

③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7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1年影印本，第173页。

④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12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1年影印本，第18册，第80页。

⑤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66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第20册，第1页。

⑥ 陈继儒：《白石樵真稿》卷5，“四库禁毁书丛刊”，集部，第66册，第103页。

⑦ 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首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第3页。

⑧ 姚宏绪：《松风余韵》卷11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”，齐鲁书社，2001年影印本，第37册，第242—243页。

《客谐偶钞》为明末华亭人周裕度著，其生活时代与陈继儒等大致相同，所载应得其实。按其所说，则方岳贡先延请陈继儒纂修志书，成书规模颇大，不无泛滥。刻成之后，方氏又命俞廷谔订正之，重新刊刻。其初成者卷数接近百卷，恰与94卷本的情况相合。由此可见，94卷本才是陈继儒所修的早出之本。此点在94卷本中亦有反映。如卷67载：

寿母王氏，李联芳继室。生四子。仲庠生新枝，伯与季均蚤殇。叔子乔枝，终身不娶，昕夕共母氏起居，年已七十有一。母生嘉靖壬辰，今辛未，已百岁矣。^①

此段文字又见于58卷本的卷43，“辛未”作“壬申”^②。辛未为崇祯四年，94卷本当成于是年。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首《旧志考》著录“《松江府志》九十四卷，崇祯辛未，郡人陈继儒修”^③，正与之相合。58卷本为次年所成，故改为“壬申”，即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以符合其实际情况。

94卷本既为陈继儒所修，则前述《修志始末记》，记载的当是此本的纂修经历。据文中所载，方岳贡到任松江后，因顾清《松江府志》修成已120年，拟重修新志，故集缙绅等十日一赴求忠书院议之。但诸人于修志事并不积极，方氏遂拟请陈继儒出面主持。陈起先不愿受命，后得俞廷谔、章台鼎二人协助，方克成其事。俞廷谔，字彦直，华亭人。中天启元年（1621）副榜，四年举人。^④其父汝为，字毅夫，隆庆五年（1571）进士，历官德化、寿阳、建德令，山东佥事等，著有《皇明史裨》《缶音集》等。^⑤俞廷谔女嫁与徐光启长孙徐尔觉。^⑥据《始末记》言，俞汝为原有纂修志书的打算，积累材料甚多，俞廷谔倾囊授于陈继儒，又与陈同在志局，绘图雕版，多所襄助。章台鼎，字吉甫，号青莲，诸生。工诗文，与董其昌、陈继儒鼎立词坛，姚宏绪称其诗如“云中白鹤”^⑦。章有《青莲馆集》，曾校订陈继儒《眉公十种藏书》并作序。^⑧陈继儒在《始末记》中，曾提出修志六难，章氏一一为之分疏，可见章亦在修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50著录“《松江府新志》九十四卷，征士陈继儒、举人俞廷谔、文学章台鼎等同辑”^⑨，颇得其实。

今见94卷本，半页9行19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黑鱼尾。版心上题“松江府志”，中题卷数，下题页数及卷名。版式行款与58卷本大致相同，但细节上有差异。其最为明显者为，58卷本有的内容作双行小字，如卷46《第宅园林》，首条“孔宅在海隅乡”为大字，“府北六十里”云云为小字，以下皆同。而94卷本皆作大字，无双行小字者。其字体、分卷、内容等方面亦不相同。可见58卷本为另行刊刻，并未袭用94卷本之旧板，与《客谐偶抄》所述相合。因今传本仅残存47卷，故其整体分卷情况并不很清楚。现存卷帙如下：

① 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67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第20册，第181—182页。

②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43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第1154页。

③ 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首，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松江府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标点本，第24页。

④ 参见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37，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松江府卷，第764页。

⑤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40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第1047—1048页。

⑥ 参见王成义：《徐光启家世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67页。

⑦ 参见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卷25，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松江府卷，第691页。

⑧ 参见陈先行：《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97页。

⑨ 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50，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松江府卷，第934页。

卷十《物产一》(残,自二十一至二十四页)

卷十一《物产二》

卷十二《风俗》

卷十三《风俗》(版心题“风俗下”)

卷十四《旧志赋额》(版心题“旧赋”,卷末仅题“松江府志卷之”,未题卷数)

卷十五《国朝赋额》(版心题“赋额二”或“赋额”)

卷十六《田赋三》

卷十七《田赋四》

卷十八《国朝赋役利弊议》(版心题“赋议”)

卷十九《役法一》

卷二十《役法二》

卷二十一《役法三》

卷二十二《役议》(卷后附《抚台薇垣曹公手订松江府赋役核减简明册》,版心题“卷之又二十二”,页码自一至十五,下题“田赋四”,末题“松江府志卷之十七”。盖此部分内容本拟编入卷十七,后改置此)

卷二十三《荒政》(版心题“荒政上”)

卷二十四《荒政下》

卷二十五《盐法》(版心题“盐法一”或“盐法”)

卷二十六《织造》(附《税课古额》,版心间题“税课”)

卷二十七《水利》(版心或题“水利敕”“水利考”)

卷六十六《割股》《艺术》《旌义》

卷六十七《贤媛》

卷六十八《游寓》

卷六十九《方外一》(未有阙文)

卷七十《方外二》

卷七十一《方外三》

卷七十二《第宅园林》(版心题“第宅一”)

卷七十三《第宅园林二》(版心题“第宅二”)

卷七十四《第宅园林三》(版心题“第宅三”)

卷七十五《冢墓一》(版心或题“冢墓”)

卷七十六《冢墓二》

卷七十七《寺观》(版心题“寺观一”)

卷七十八《寺观二》

卷七十九《寺观三》

卷八十《寺观四》(版心题“道观”“道院”“尼寺”等)

卷八十一《著述》

卷八十二《著述二》

卷八十三《诗品》(版心题“诗品上”)

卷八十四《诗品下》

卷八十五《画苑》

卷八十六《书评》

卷八十七《兵燹》(版心题“兵燹一”)

卷八十八《兵燹二》

卷八十九《兵燹三》

卷九十《灾异》

卷九十一《志逸》(版心题“志逸一”)

卷九十二《志逸二》

卷九十三《志逸三》

卷九十四《志逸四》

将此本与58卷本比较,可以发现,二者卷帙编排的逻辑是大致相同的。94卷本卷10至卷26,大体同于58卷本的卷6至卷16。94卷本的卷66至卷94,则约略相当于58卷本的卷41至卷58。以此推断,58卷本所有的门类,如沿革、分野、山、水、城池、仓廩、官署、学政等,94卷本亦多应有之,但因残缺而不可见。又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首《旧志考》谓94卷本有“应天巡抚曹邦衡及松江府知府方岳贡、郡人董其昌序”^①,盖即58卷本卷首所载之三序。

从卷数上来看,94卷本比58卷本多出36卷。这在一定程度上,是由于二本分卷与编排的不同。94卷本分卷并不十分合理,常有多寡不均的情况。多者如卷67《贤媛》60余页,少者如卷90《灾异》仅14页,篇幅相差太大。对此,58卷本作出了一些合并调整,如将《灾异》与《古迹》合为1卷,不再单独立卷。但94卷本在内容上超出58卷本很多,是没有疑问的。有学者指出,仅94卷本之卷15、18、22、23,所收录的与农业相关的文字,即较54卷本多出30余篇。^②又如,94卷本卷13之末有“右二十四条”至“又安有不测之祸也哉”一大段文字^③,卷68有王征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》^④,58卷本皆无。94卷本卷66《旌义》一门,更是全不见于58卷本。另有一些篇章,虽二本皆有,但94卷本显然要更加详细。如卷70紫柏老人传,又见于58卷本之卷45。比较之下,94卷本“师化后”至“铭其墓”一段近百字内容^⑤,为58卷本所无。可见,俞廷谔对陈继儒所纂之本,作了大量删削。陈继儒在《修志始末记》中谓:“稿甫脱而剗随,视顾《志》卷帙颇多,岁月颇速。而整齐精简,以补隆、万之遗,则俟彦直归而谋之,而余志始无憾。”^⑥似乎陈氏也希望俞氏进行此删减工作。

但另一方面,58卷本也有在内容上超出94卷本的部分。例如,58卷本有晁端稟“吏部瓮边眠”云云一诗。^⑦核之94卷本,虽有晁端稟之名,但诗作“杜老癫狂寻酒伴”云云^⑧,无58卷本所载者。此当是94卷本漏刻晁氏诗,以下文关景仙诗误入晁氏名下,而58卷本则增补改正。

① 康熙《松江府志》卷首,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松江府卷,第24页。

② 参见葛小寒:《明代〈松江府志〉所见农文的整理和考察》,《古今农业》2015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13,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第18册,第199—203页。

④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68,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第20册,第279—289页。

⑤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70,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第20册,第388—389页。

⑥ 陈继儒:《白石樵真稿》卷5,“四库禁毁书丛刊”,集部,第66册,第103页。

⑦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46,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,第1201页。

⑧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72,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第20册,第470页。

又94卷本，节录岳正《双寿堂记》，谓：

光禄周君尚文，育德果行，能修文学。夫人胡氏，亦以知书外闻。尚文以两亲为师，托籍京学，期致于用。翰林学士沈公民则，其弟大理左少卿民望，俱以能书通显。尚文娶于沈，传外家笔法，被召入侍文华殿，拜官中书舍人，迁太仆丞，进光禄少卿。比推恩典，举乐闲受封中书舍人，阶征仕郎，夫人曰孺人。^①

从此段文字来看，胡氏当是周庠（字尚文）之夫人，“举乐闲受封中书舍人”一句，不甚可解。核之58卷本，“光禄周君尚文”后，有“松人也，尊翁乐闲先生，蚤居京师”13字。^②据此方知胡氏乃周庠之母，所谓乐闲乃周庠父之号。94卷本漏此13字，致使文意不明，而58卷本则补足之。

此外，94卷本还有不少讹文误字，在58卷本中得到订正。如卷74载孙承恩《东庄记》云：“虽然，此庄惟以吾故，故虽极陋，而贤士大夫时辱未之，相与笑歌赋咏，以发其趣。区区以富称者，临必有也。”^③

此段文字中，“时辱未之”“临必有也”二语不可解。核之58卷本，当作“时辱临之”“未必有也”^④。盖此二语在94卷本中分处第五、六行，“临”“未”二字分别为本行之第五字，因相邻而误倒，而58卷本予以改正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改之未尽者。如94卷本卷84引陆树声语，谓莫如忠诗“上方王孟，抗衡岑列”^⑤，58卷本卷55同。核之莫氏《崇兰馆集》卷首陆氏序文，“列”实当作“刘”^⑥，二本皆误。

总体来看，尽管94卷本存在着内容泛滥、编次失当、文字讹误等一些问题，但仍具有重要价值。一方面，其内容比58卷本丰富很多，保存了大量不见于58卷本的珍贵史料。另一方面，其反映了陈继儒初纂《府志》的面貌。特别是同一地在两三年内先后纂修两部志书的情况，并不常见，以此本与后出的58卷本作对比研究，对于丰富发展方志学史亦有意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74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第20册，第620页。

②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46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第1221页。

③ 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74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第20册，第639页。

④ 参见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46，“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”，第1223页。

⑤ 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84，“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”，第22册，第56页

⑥ 参见莫如忠：《崇兰馆集》卷首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影印本，集部，第104册，第377页。